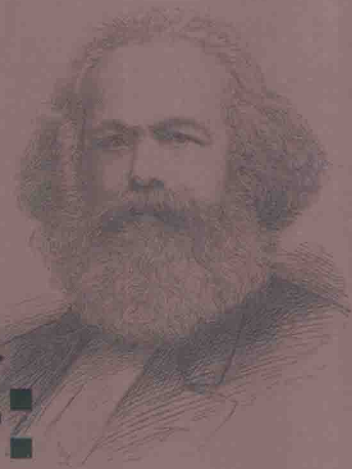




马克思哲学： 人的存在的现象学

孙成竹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哲学：人的存在的现象学

孙成竹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哲学: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孙成竹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607-6132-9

I. ①马… II. ①孙…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5189 号

责任编辑:张 瑞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3008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
规 格: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8.25 印张 212 千字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创新工程科研支撑项目成果

(项目编号:2017CXD018)

前 言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究竟发生在何处？也许，这一问题注定不会有终极答案。世纪交替之际，我们又获得了一次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难得的历史契机。首先，伴随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深入，精神现象学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的问题得到深度挖掘。其次，19世纪历史意识在当代哲学背景下的再体认，唤醒了马克思哲学与诠释学传统之间的思想史关联。再次，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对马克思哲学所提供的巨大开启性。这些都为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革命性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现象学是近代哲学的“隐秘憧憬”，是哲学回归本己内在性的必然要求。现象学之“现象”，就是“显现”“敞开”，现象背后没有本质，因为它本就没有背后，“现象”就是一切。现象学的基本精神——“面向实事本身”，其源头可追溯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旨在为哲学找到一个源头——人的始源性存在，从而使哲学回归本己的内在性。它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哲学及其革命性的诱因，正在于“此在”的生成性对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巨大开启性。

“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活动出……来”（“让……在出来”）的品格。它使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一切可能的在者得以生成和敞开。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成为“现实的个人”和现存感性世界的缔造者和开启者。它意味着马克思对思辨哲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绪 论	(1)
一、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现象学阐释	(1)
二、国内学者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现象学阐释	(12)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18)
一、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两种理解及其局限	(18)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契机	(21)
第二章 现象学及其基本精神之审视	(52)
一、再问什么是现象学?	(52)
二、现象学的基本精神:面向实事本身	(63)
三、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现象学的源头	(71)
四、海德格尔现象学对马克思哲学的开启	(78)
第三章 马克思“人的存在的现象学”之建构	(83)
一、直接理论来源	(83)
二、实践:“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开端	(111)
三、历史及其辩证法:人的存在之敞显	(127)
四、经济学:“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历史叙事	(200)

第四章 马克思“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在现象学运动中的 地位及优势	(213)
一、马克思“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是现象学运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	(213)
二、马克思“人的存在的现象学”迄今不可超越的优势	(214)
结 语	(241)
主要参考文献	(243)
后 记	(255)

绪 论

从现象学视角阐释马克思哲学注定是一次思想的冒险。因为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经历了由古典到现代的复杂的生成流变。虽然这一流变中贯穿着一以贯之的脉络和精神,但是古典现象学和现代现象学的不同脸谱还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允诺了现象学视角中的马克思哲学必定拥有极其宽广的阐释空间。

一、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现象学阐释

(一)黑格尔现象学视角中的马克思哲学

1. 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

较早从黑格尔现象学视角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国外学者当属针对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人过高评价费尔巴哈作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思想中介作用的倾向,卢卡奇试图加以矫正。“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

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①卢卡奇认为，历史本身是历史辩证法的逻辑起点，而“历史”就是客体与主体、客观性与辩证性的统一。“总体性”是历史辩证法的核心，物化批判是历史辩证法的主题，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拯救主体是历史辩证法的目标。根据卢卡奇的看法，马克思在历史发展问题上秉承了黑格尔的方法，正是历史的整体——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法律等，才使某一孤立现象具有了意义，即历史作为整体在逻辑上是先于事实的，社会的总体性必定能够被作为部分的事实所再现。由此出发，卢卡奇批判了经验主义，认为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卢卡奇认为，辩证法是以作为整体的社会概念为先决条件的。只有本身就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代表，即马克思说过的“普遍的阶级”，才能从孤立分散的现象当中发现“整体”。因而，马克思主义不是只要能够正确地应用逻辑规则就能接受的关于历史现实的科学描述，它只不过是成熟的革命工人阶级的理论意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对一个独立的历史过程的纯粹反映，而是这一过程的必要推动力。^②卢卡奇晚年意识到过分强调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因素所带来的唯心主义危险，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的新版序言中，他坦率地承认：“将无产阶级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实现，而是一种想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是大胆地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在客观上试图超越大师本身。”这是因为，“这里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不是比纯粹形而上学的构造更真实呢？真正同一的主体—客体能为自

① [匈]卢卡奇著，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页。

② 参见[波兰]科拉科夫斯基著，侯一麟、张玲霞译：《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3卷，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5页。

我认识(无论怎样充分,怎样真正基于对社会的全面认识,也就是无论怎样完美)所创造吗?只要我们精确地提出问题,便会看出,对此必须作出否定的回答”^①。如果黑格尔哲学的地基未曾得到认真地清理,如果“实践”与“绝对精神”质的规定性的差异未曾从存在论上加以廓清,那么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种种阐释,最终必然会落入近代形而上学的窠臼。卢卡奇对梅林、普列汉诺夫阐释路向的矫正最终达到的是“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②。吴晓明教授指出:“它(《历史与阶级意识》——引者注)试图通过总体性这一范畴,使‘主观性’或‘主观方面’本质重要地进入到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础之中。正是由此出发,卢卡奇才有可能激烈抨击‘经济宿命论’,才有可能尖锐地批判现代社会的机械论性质和‘物化现象’,并且高度估价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③由此,卢卡奇“极为重要地在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建立起黑格尔对于费尔巴哈的‘优先权’”^④。尽管这种阐释带有“学徒期”的种种幼稚,但毕竟成为引发马克思哲学的现象学阐释的宝贵契机。

2. 葛兰西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

葛兰西受到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的影响,将马克思哲学界定为“实践哲学”。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是一种超越了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现代哲学:“不可把实践哲学同其他一切哲学等量齐观或降低到它们的水平上,它的独创性不仅表现在

① [匈]卢卡奇著,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18页。

② [匈]卢卡奇著,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15页。

③ 吴晓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全部形而上学的终结》,《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④ 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对先前哲学的超越上，而且首先表现在它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使理解哲学的整个方式从头到尾焕然一新。”^①葛兰西指出，应当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出发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哲学是以格言和实践标准的形式产生的，这纯粹出于偶然的原因；它的创始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其它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些实践标准和格言中暗含着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即一种哲学。”^②“实践哲学”是一种“绝对历史主义”的哲学，这既体现在它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也体现在它总是以“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葛兰西强调：“拿一个极普通的词[历史唯物主义]来说，重音应该放在头一个词——‘历史’上，而不是具有形而上学根源的第二个词上，这一点一直被人所遗忘。”^③葛兰西的解读值得重视之处，不仅在于对马克思哲学的本根概念——“实践”和“历史”的全新看法，而且暗含对马克思经济学之学科归属的重新思考。葛兰西否认“自在自为”的“实在”的存在，认为所谓“实在”只是与变革它的人们有着历史关系的“实在”。这里蕴含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意蕴耐人寻味。他说道：

能设想有一种在历史和人类之外的客观性吗？然而，谁来断定这种客观性呢？谁采用了“自在世界”(universe in itself)这种观点呢？这种观点会意味着什么呢？这恰恰在于认为我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都与关于上帝的观点的残余有关，尤其是与未被认识的上帝这种概念有关。……“客观”总是意指“人的客观”，后者也许确切地对应于“历史的客观”，即“客观”会意指“普遍的主观”。……在形而上学唯

① [意]葛兰西著，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7页。

② [意]葛兰西著，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葛兰西文选(1916~1935)》，第500~501页。

③ [意]葛兰西著，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葛兰西文选(1916~1935)》，第538页。

物主义那里,“客观性”这一概念显然是有意指一种既在我们之外又在我们之内存在的客观性。但是,当我们谈到某种人类还未出现就存在了的实在时,我们不是使用隐喻就是陷于某种神秘主义。我们所能认识的实在只是与人类有关的实在;因为人是历史地发展变化的,所以真正的认识、实在、客观性等等同样也是发展变化的。^①

这些观点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仰海峰教授认为,国内关于葛兰西的研究,除毛韵泽先生的《葛兰西——政治家、囚徒和理论家》(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之外,只是一些非专题性论文。毛韵泽先生更多地侧重于对葛兰西生平的介绍,对葛兰西的哲学思想并未作深入分析。仰海峰教授指出,当前葛兰西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方法的陈旧。在传统学科分类中,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被划归到哲学,而其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则被划归为政治学或科学社会主义,其霸权思想则主要被文化研究的学者所关注。这对于理解葛兰西非常不利。^② 葛兰西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现象学取向及其特有的历史主义视野的洞见是深刻的。因而,重读葛兰西是完全必要的。

(二)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对话

1. 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哲学的对话

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关于历史理解方面的对话虽然极其有限,但却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从中可以领略这位现象学大师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解。现将有代表性的论述摘录如下:

马克思要求我们去认识和肯定“合人性的人”。他在“社会”中发现了合人性的人。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的”人

^① 转引自〔波兰〕科拉科夫斯基著,侯一麟、张玲霞译:《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3卷,第222~223页。

^② 参见仰海峰:《重读葛兰西》,《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期。

就是“自然的”人。在“社会”中,人的“自然本性”,亦即人的全部“自然需要”(食、衣、繁殖、经济生活),都均匀地得到了保障。^①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毋需回溯到古代。^②

绝对的形而上学连同马克思和尼采对它所作的颠倒,都归属于存在之真理的历史。源自这种历史的东西,是不能通过各种反驳来抵制、甚至消除的。这种东西只有被接受,这是由于它的真理更原初地隐回到存在本身之中,并且逃离了那个纯然属人的意见之区域。^③

马克思在某种根本的而且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出发当作人的异化来认识的东西,与其根源一起又复归为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这种无家可归状态尤其是从存在之天命而来在形而上学之形态中引起的,通过形而上学得到巩固,同时又被形而上学作为无家可归状态掩盖起来。因为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比其他历史学优越。但由于无论胡塞尔还是萨特尔——至少就我目前看来——都没有认识到在存在中的历史性因素的本质性,故无论是现象学还是实存主义,都没有达到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创造性对话的那个维度。^④

人们可以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证,但在存在历史上可以确定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東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谁如若只把“共产主义”看作“党派”或者“世界观”,他就想

①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74页。

②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路标》,第376页。

③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路标》,第396页。

④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路标》,第400~401页。

得过于短浅了,犹如那些仅仅而且还贬低地把“美国主义”看作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人们那样目光短浅。^①

在《哲学——这是什么?》一文中,海德格尔说道:

近代哲学的完成出现在什么地方?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这个近代哲学的完成?在黑格尔那里吗?或是在谢林晚年哲学中才找得到?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尼采又是什么情况?马克思和尼采都摆脱近代哲学的轨道了吗?如果没有摆脱,那么又如何来确定他们两人的立足点呢?^②

在《论根据的原则》一文中,海德格尔提出:

需从在的历史的角度去加以思考的辩证法,而今变成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了。而且从多方面规定着今天的人类历史。在我们时代中的世界历史的较量源远流长,比当前肤浅的政治经济权力斗争所能说服我们的更加深远。^③

在《黑格尔与希腊人》一文中,海德格尔指出:

黑格尔论哲学之完成的话并不是说哲学到达意指停止与中断的终点了。此一完成倒是恰恰才开辟出可能性来通过各种造型以至于达到最单纯的形态:干脆的倒转与坚决的对立。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是黑格尔学派中两个最伟大的人物,两人都是有违意志而成为如此人物。哲学的完成并不是哲学的终结,也不是哲学在思辨唯心主义的特殊体系中完成了。此其完成只是指开端与完成,亦即黑格尔与希腊人一样仍然具有本质性的哲学史的整个过程。^④

在《康德的关于在的论题》一文中,海德格尔说:

今日有什么东西在,而且是作为在者出现在我们面前,

①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路标》,第401~402页。

② 参见熊伟:《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③ 参见熊伟:《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第154页。

④ 参见熊伟:《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第155页。

又作为可能的不在威胁着我们,关于这个问题,康德的关于在的论点对我们的启发都是抽象而干巴巴的。康德以来的时代,人们已向哲学提出要求,要它不可再局限于解释世界而只在抽象思辨中转来转去,而是要争取在实践中改变世界了。然而,如此想到的改变世界首先要求思想本身起变化,要在上述要求背后已经有一番思想的改变出现了。^①

海德格尔对“历史唯物主义”、人的“异化”以及共产主义学说的严肃肯认,反映了他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刻理解。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人之异化以及共产主义是“在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马克思的历史观比其他的历史观优越。但海德格尔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误读——把马克思指认为形而上学家,即“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②。因而,“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③。海德格尔指认马克思关于人的规定从根本上归属于形而上学,即“合人性的人”,其依据在于青年马克思正在生长中的一个命题:“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情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实际上,1844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之理解就开始超越形而上学了。这表现在他对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对整个现存感性世界之开启的理解中。这种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走向成熟。因而,马克思哲学不属于形而上学谱系。海德格尔的误读恰恰是未从生成性角度看待马克思哲学的结果。

2. 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现象学的阐释

马尔库塞曾师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他对马克思哲学的阐

① 参见熊伟:《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第155页。

② 参见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第22页。

③ 丁耘摘译:《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释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切入点,认为《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①;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决非简单的经济批判,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批判,从而体现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超越。因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②。这不仅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根源于私有制这一事实,而且把人的异化归结为商品经济的规律,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作论证和辩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从来不把人当作它的主体,所以它必须在批判中加以彻底的改造。它忽视人的本质及人的历史,因而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它不是一门‘人的科学’,而是一门非人的科学,一门非人的物品和商品世界的科学。”^③“劳动”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人只有通过劳动才真正成为“合人性”的人。马尔库塞强调,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的两种倾向:一是停留于旧唯物主义的立场解释马克思哲学,看不到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在于是要通过消除异化来实现人的解放,从而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一种经济主义;二是看不到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忽视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现实基础,把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归结为抽象的理论批判,从而否定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和实践性。上述两种倾向的共同点在于割裂了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

① [美]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②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③ [美]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9页。

判和革命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必然不能真正科学地解释马克思哲学。马尔库塞赞同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传统的联系的观点，但是，如何理解这种联系的实质，马尔库塞却与卢卡奇大异其趣。前者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根本基础不是主体与客体趋于同一的运动，而是趋于现实理性的运动，实现理性同时也就是实现自由与幸福。^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确体现出鲜明的人本主义性质。不仅如此，人本主义还贯穿于马克思哲学的始终。

紧随其后，亨·德曼的《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将马克思哲学定性为：“这个马克思是实在论者，而不是唯物主义者。拒绝哲学唯心主义并没有使他把物质的最高实在同所谓思想的最高实在对立起来；相反，他使这两种现实从属于包罗万象的、作为消极的和积极的、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整体的生活现实。他不想用‘物质的原因’来排挤‘精神的原因’，而是认为两者都是一个唯一的、完整的和有生命力的过程的一些局部现象的受时间制约的对象化和独立化。”亨·德曼的结论是：马克思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②。

3. 20世纪70年代前后，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

20世纪70年代前后，基于德国作为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发源地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一些德国学者试图进一步达成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虽然此前对话早已开始——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解读就是其中杰出的成果。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 *Phenomenology and Marxism* 一书的产生。

本书德文版由 J. Claude Evans 译出，包括 12 篇论文。其

① 参见〔波兰〕科拉科夫斯基著，侯一麟、张玲霞译：《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3卷，第381页。

② 参见王东：《马克思学的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